

國家科技發展為港青開創廣闊天地

上周六，「創新科技博覽2016」在位於香港灣仔的會議展覽中心揭幕。這個為期八天的展覽，展出國家近年在高科技方面所取得的五十項驕人成就，其中包括了量子衛星通信、北斗導航系統、商用大飛機、深海探測技術、「天河二號」超級電腦和高鐵等項目。展覽主辦機構還邀請了多名世界頂級科學家組成「科學夢之隊」與觀眾分享科研創新的經驗和體會，堪稱一次科技創新的盛宴，是港人，尤其是香港青年，了解國家發展、壯大、富強的一個機會，也是激勵自己的好時機。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在致辭時指出：世界科技創新的浪潮勢不可當，今天的香港需要的是融入世界潮流、融入國家發展戰略，而不是成為孤島與外間隔絕。作為展覽主辦方團結香港基金的主席，董建華的一番話可謂語重心長。

「創新科技博覽2016」不僅在國慶前夕向港人展示了國家在科技領域的重大突破和發展，也展示出以科技創新帶動社會經濟發

展的潮流趨勢，以及香港未來發展可行的方向。作為國家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要加快融入國家的發展戰略，不僅要在這個發展中抓住機遇，加快發展，而且亦要在國家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變化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參與其中，並且做出應有的貢獻。

科技進步展現國家實力

面對國家科技進步與發展，香港青年不是也不應滿足於做一個旁觀者。香港發展創科事業有「一國」和「兩制」的雙層優勢，除了吸引國際頂尖的研究機構外，香港可以更積極地在國家和地方層面與內地合作。目前，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科技大學等共建有16所「國家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室」，去年，有五所新的「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成立，在多個領域進行研發。多年來，香港與內地在生物醫藥、電子通訊、新能源及新材料等領域進行研發合作，並取得進展。

焦點熱議

崔寧

香港人的智慧和創造力，是中華民族偉大智慧和創造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香港回歸祖國後，更是如此，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都在千方百計地培育和創造這樣一個良好的條件。

衆所周知，在不久前發射的天宮二號進行的國家登月計劃第二步的各項實驗中，其中的三個實驗項目「太空養蠶」、「雙擺實驗」和「水膜反應」就來自於香港中學生2015年太空設計大賽中獲獎的項目。

香港青年在科技創新發展上的潛力不容低估。港人熟悉的香港科技大學畢業生王滔，2006年在深圳創立大疆公司，研發民用小型無人機，其DJI航拍全球市場佔有率約為

七成，並被美國《福布斯》評選為十大中國創新人物之一，這個架着一副眼鏡，顯得有些靦腆的香港青年，正是追趕時代潮流，奮發向上、不斷進取的榜樣。這個八零後青年能做到的，相信其他青年人只要努力，也會同樣有機會。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日前在「香港青年聯會第二十四屆董會就職典禮」致辭時，建議香港青年社團領袖和青年朋友思考一個問題：香港青年作為一個整體，在國家和平崛起和民族復興的歷史過程中應該有什麼樣的角色和貢獻？香港青年應該以什麼樣的視野、胸懷和擔當在全球化的競爭環境中自立自強？這是期待，也是鼓動，只有認清了方向，找準了定位，「香港青年的太空之夢、科技之夢、人生之夢，一定能夠與中國夢同步放飛」。

青年對未來要有承擔

今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強

化創新引領作用，為發展注入強大動力」。國家「十三五」規劃推動大眾創業，技術創新和新產業發展，以此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香港在國家發展的機遇中要尋找契機，獲得更好更快的發展，就不能故步自封，更不能夜郎自大，尤其是在創新科技發展上，應當而且必須融入到國家發展戰略中，借助國家科技發展進步的優勢，通過合作交流，擴大香港科研實力，增加科研投入，以及推動經濟發展，改善現有的科技發展環境。

國家科技發展為港青開創廣闊天地。這是一個機會，也是一個鞭策。香港青年是「一國兩制」事業的接班人，是香港未來的希望，應當以香港的發展為己任，肩負起責任和義務，而不是抱怨、自負和對抗，應當獻身社會發展，為香港的發展和國家的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

國家科技的飛速發展與進步，香港青年應當引以自豪，並認真思考自己能為國家發展和香港的未來做些什麼，這才是積極的態度。

政府建屋無錯 反對派誠信破產

有話要說

方靖之

橫洲事件發展至今，內情已經很清楚，可以歸結為「覓地之難，難於上青天」。近年特區政府不斷在地區上覓地建屋，已斷了「見縫插針」的地步

，但不論是大規模的建屋計劃，甚至是單棟式的興建公屋，都無一不遭到地區的激烈反對。當中有建制派，也有反對派；有地區團體，也有鄉事組織。沒有人希望在自己居所的附近大興土木，令人口急升，影響自己的生活。因此，要擺平地區的阻力，又要面對反對派及所謂保育人士的拖後腿，特區政府覓地可謂難上加難。

儘管如此，政府卻沒有退縮，也沒有採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維敷衍了事，而是迎難而上，逐塊地爭取。同時，政府也不可能像港英政府般霸王硬上弓，於是在談判過程中作出讓步，換取各持份者的認可，以加快建屋，是十分正常的行動，也是常有之事。而橫洲事件採取先易後難的建設模式，也是無可奈何的做法，如果政府漠視地區人士的意見，堅持原來的建屋計劃，恐怕又會被反對派群起而攻。所以，在事件中，政府不但行政程序上無錯，在處理上也沒有可詬病的地方。如果因為與地區持份者「摸底」，就要大動干戈引用《特權法》調查，明顯理據不成立，更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建制派人士如果摻和其中，實在是愚不可及。

橫洲事件對特首以至特區政府的影響，不僅不是負面，相反是正面，在事件中體現的是政府覓地建屋的決心和誠意。特區政府腳足全力為市民提供公屋單位，請問錯在哪裏？反對派連興建公屋也要借機抽水，又是誰在失分？

事實上，這次事件最大的輸家正

是朱凱迪和鄭俊宇。這次橫洲事件是朱凱迪一手挑起的，在特區政府交代之後，他仍然不依不饒要引用《特權法》，令風波升級。然而，

翻查資料，原來朱凱迪今年3月接受港台節目《鏗鏘集》訪問時，就應該知道橫洲計劃分階段進行的事情。許多市民質問：他當時為什麼不提出質疑，而要在事隔半年後才炮轟？而且，他一向在新界地區鼓吹居民「不遷不拆」「守衛家園」。然則，他應該支持政府縮小建屋計劃，何以近日就跟着反對派的主旋律出來批評政府「跪低」，不同步興建17000個單位？如此雙重標準的所謂保育人士，實在令人不齒。

至於鄭俊宇，多年來他一直大力反對政府在元朗的建屋計劃，原因是怕失去當區選民，影響他的議員議席。從政貴乎貫徹始終，既然他是反對建屋，就不要一邊在「摸底」會上支持政府減少建屋規劃，而等政府做了，他又變臉指責政府沒有大力建屋，對市民不公平。其抽水變臉之快，令人嘖嘖稱奇。

政客有政治立場沒有問題，但前提是必須講誠信、一以貫之，批評梁振英和特區政府沒有問題，但也要講事實擺道理。特區政府在橫洲事件上並沒有犯錯，其覓地建屋的努力各界也是有目共睹。但反對派不但沒有講出半句公道話，反而要落井下石，借題發揮，將事件炒作成所謂「官商鄉黑勾結」。難道是政府勾結民主黨、勾結朱凱迪嗎？這種指控完全是罔顧事實邏輯。而朱凱迪、鄭俊宇為了打擊特區政府，全然不顧從政者應有的政治誠信和道德，公然隱瞞與自己相關的事實，並推翻自己過去的立場，其誠信已破產。

政情觀察

楊堅

政治基本矛盾仍主導立法會

在第六屆立法會競選並產生結果後，關於香港政治格局出現新的觀點，即：已由第六屆立法會之前的「兩大陣營對壘」，轉變為「三分天下」——除了原先「建制派」與「泛民主派」的分野外，新增加冒起於「佔中」的「本土激進分離勢力」

於一個最基本的矛盾即「香港政治基本矛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前，香港一直受英國管治，長期是一個商業城市。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出現一些壓力團體，代表各自所在界別或群體向港英政府爭取利益，其中有些在八十年代向政治團體轉型，是因為倫敦於一九八四年宣布在香港推行旨在「還政於民」以對付香港回歸中國的代議政制，並於一九九一年的港英立法局選舉開始引入地區直選機制。從此，香港形成政治基本矛盾——民主之路與回歸之路的分歧和對立，相應地，形成「拒中抗共」勢力與「愛國愛港」兩大對抗政治陣營。

迄至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立法會選舉，「拒中抗共」勢力一直被稱為「泛民主派」，就是因為他們一直秉持以爭取實現所謂「真普選」來變香港特別行政區為獨立政治實體的宗旨。而今，他們之所以或者被標籤為「傳統泛民主派」或者索性被歸入「非建制派」，表面上是由於「本土激進分離勢力」冒起，其實，是因為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八日他們否決了特區政府關於普選行政長官的議案，不僅扼殺了香港居民在二〇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和二〇二〇年普選立法會全部議員的願望，而且，宣告倫敦在三十多年前開始推行的「還政於民」以奪回香港管治權圖謀徹底破滅。

然而，「本土自決」和「港獨」的本質依舊是欲將香港特別行政區管治權送給西方若干國家。具常識者都明白，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可能自決而獨立，「本土自決」和「港獨」活動無非是「佔中」翻版，企圖逼中央在特區政制發展上讓步。所以，第六屆立法會產生後，香港政治格局依然是兩大陣營對抗，「非建制派」仍應稱為「反對派」。「本土激進分離勢力」和「傳統泛民主派」的區別是暫時的，反對派政治團體碎片化也是暫時的。在可預見未來，「本土激進分離勢力」和「傳統泛民主派」必定整合，反對派將形成

社會政治兩極對立加劇

於是，一個問題產生了：香港政治演變是否改變了香港政治基本矛盾的性質？

所謂「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是指，對香港政治格局、態勢和形勢起決定性作用的政治矛盾。香港政治矛盾不少，譬如，政治團體之間的矛盾，政治團體內部矛盾，等等。但是，它們都受制

二個大政治團體。民主思路和新思維這兩個標榜香港政治中間道路亦即第三條道路的政治團體，在第六屆立法會競選中都未獲得議席。這是香港社會政治兩極對立加劇的必然結果。

於是，陳沛然和姚松炎都自我標榜既不屬於「建制派」也不屬於「非建制派」，成了頗堪玩味的現象。

若不融合必然會被超越

坦率地說，這是兩位「政治素人」自我陶醉。作為一名醫生或大學副教授，可以對香港公共政策議題選擇性發表觀點，成了立法會議員，則沒有了那種隨心所欲的自由，必須就立法會審議和討論的所有公共政策發表意見和投票。有些公共政策缺乏政治性。關於特區與中央關係的政策和議題則屬於高政治性，而正是它們鑒別「建制派」與「反對派」。

姚松炎雖稱「港獨」是一個沒有必要討論的問題，卻認為以城市為本位是世界的潮流，《基本法》賦予港人權力，除國防、外交以外由港人決定，「點解要自尋煩惱，去考究我哋係咪一個獨立的國家呢？」可見，他欲「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極度張揚而達至「香港本位」。

誠然，上世紀最後三十年全球化空前拓展造成一系列問題，而今，全球化呈現逆轉跡象。但是，稱「以城市為本位是世界的潮流」經不起實踐檢驗。就香港而言，不妨設想一下，倘若這個一千一百多一點平方公里、七百三十萬人口的城市不與廣東省珠江三角洲融為一體，怎麼經得住新加坡等周邊大城市競爭？怎麼可能不被廣州、深圳超越？

資深評論員

中國的新覺醒：支持好奇心

醫學心理學認為，人的衰老從失去好奇心開始。而保持好奇心是青春永駐的良方。

在中國國務院日前印發的《「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中，有這樣一句話讓人倍感新鮮，即「進一步加大對好奇心驅動基礎研究的支持力度」。這就是說，中央政府的決策層已經充分認識到，必須鼓勵和大力支持科學家們的好奇心，來借此驅動和推動中國在科學基礎理論領域的進步。說實話，在筆者以往看過的無數的中央政府的例行公文式的長短檔裏，這句話本身和這句話的內含真算得上是一朵政策「奇葩」了，也可稱為炫目的政策閃光點。可以想見，在習近平大力宣導科學技術創新的今天，驅動科學家們的好奇心，必會使中國的基礎研究更有定力；而好奇心的暗示與指引，也會讓基礎研究更接近「一念非凡」的原創發現與突破。把好奇心與基礎研究的驅動關係寫進國家科技創新規劃，這在中國的文秘文檔文牘歷史上同樣也是一種創新吧！

衆所周知，人的好奇心是指在認識事物過程中對未知的新奇事物進行積極探索的心理傾向。說好奇心是人的創造性思維的基礎誘因也不過分。

國人思維空間變得廣闊

100年前的1916年，愛因斯坦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事正酣時發表他的廣義相對論。不能說與他的好奇心驅動頗有關係。為何這樣說呢？因為他的這套物質是空間之屬性的推測並不是源於觀察。他認為一束光線通過太陽表面時其彎曲的程度是牛頓物理學解釋的彎曲度的兩倍，這僅僅是靠非凡的智慧進行的純理論的探索。而他的這種奇思妙想也的確在三年後的日食中得到了驗證！

50年前，中國內地的「文革」動亂正步入它的顛狂時期，而全世界科學界的好奇心卻因為試管中合成了具有生物活性的去氧核



神州點面

秦曉鷹

糖核酸而受到極大地刺激和鼓舞。從此，人類邁出了克隆生物的第一步，一場「遺傳學革命」大幕拉開！

因為好奇心是促進人的智能發展和幫助社會公眾認識客觀世界的內部動因，所以一個人或一個社會有無好奇心，也能從某個側面看出國民的科學知識的普及程度和基本文化水準的高低。幾乎就在中國國務院印發《「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的同時，從美國堪薩斯城傳來消息：一位80後的中國女

作家郝景芳因她的作品《北京攔腰》獲得了第74屆雨果獎。雨果獎歷來被公認為是世界最高級別的科學幻想作品大獎。耐人尋味的是，一年前，中國另一位作家劉慈欣也因為他寫的科幻小說《三體》獲得了2015年的這一獎項。中國人在科學幻想作品的創作上，居然連續兩年獲大獎。這說明什麼？這只能說明今天中國人思維的空間已經變得十分廣闊，而讓新一代人的幻想任其翱翔，就是因為他們插上了好奇心的翅膀！

科技創新深刻影響社會

嚴肅的政策條文中出現了鼓勵好奇心的字句，素來性格內斂循規蹈矩的中國人竟奪得了科學幻想的大獎，中國正在為將在2020年發射的火星探測器向國內外徵詢一個好聽的名字……所有這些看似互不相關的事情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它們都有點出人意料。然而，親愛的讀者朋友，你是否想過

，在這些「出人意料」的背後又是什麼？筆者以為，它們都在昭示着中國政府和中國公眾在發展理念上的一種新覺醒。同時，它們也在有力的證明：中國人的科學理察和科學意識與世界發達國家發達地區相比較，已經從「跟着跑」開始變為「並排並肩跑」，有的時候在有的方面，中國人甚至還能處在「領跑」的位置。這些也讓人看到，中國政府在推進經濟與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採取的加大科技創新的種種措施和手段，已經取得了廣泛而深刻的社會影響。

國家主席習近平曾這樣表述他在閱讀法國偉大的科幻作家儒勒·凡爾納小說時的感受，他說，儒勒·凡爾納的作品「讓我的頭腦充滿了無盡的想像」。

是的，無盡的想像伴隨人類在黑夜裏蹣跚獨行，在科學的星辰大海中摸索前進，只要有未知，就會有突破未知邊界的欲望。而這種欲望的乳名就叫好奇心。

資深評論員